

## 一指千钧 计在万全——让古籍安全地“触手可及”<sup>①</sup>

□ 赵大莹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国家图书馆的宏富馆藏之中，保存着最为珍贵稀见的善本古籍与形制多样的特藏文献。随着古籍保护事业的发展，以及传统文化传承的工作需要，这些瑰宝日渐走出深宫内库，走进大众的视野。无论是阅览、展览、媒体宣传或数字化建设，在古籍特藏文献收藏单位的具体工作中，很多珍贵的古籍特藏文献需要提取利用。如何在工作中既做到安全保护文献，又可以优化利用效率？笔者在入职以来的岗位培训与前辈同事耳提面命指导示范下，不断学习、反思，结合具体实践，也逐渐形成了一些安全利用文献的心得体会，总成小文，敬请同行专家批评指正。

### 一、何谓古籍特藏文献

古籍，是文史专业常见术语。本文所言古籍特藏文献，是针对图书馆古籍工作者语境中的含义和范畴而言的，比如古籍的含义，主要是依据两个标准：其一，是1987年颁布的国家标准《古籍著录规则》：古籍是指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1年以前、反映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古典装订形式的书籍。年代是包含1911年在内。其二，是2014年颁布的《古籍定级标准》，其中，古籍不再局限于“反映中国古代文化”的内容。据此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古籍年代的下限与古代史的分期并不重合，因为1840年以后至1911年间，具有古典装帧形式的文献，仍被称作古籍。

特藏文献，与古籍的含义在年代上有交叉，主要是工作中所面对的非古籍类藏品。其文献主题或类型具有特殊价值，并且是具有一定数量规模和自成体系的藏品<sup>②</sup>。在国家图书馆，特藏主要是指甲骨原件及其拓片、金石（石刻拓片与碑志、印章等原件）、古旧舆图、传统年画、老照片、革命文献（新善本）、近代名家手稿等。各个文献收藏馆往往也都有各自的特藏文献。

在实际工作中利用古籍特藏文献，常见的是阅览、展览、数字化等场景，在接触藏品之前，可以按照文种，可以把藏品按照文种做一个体系概览。古籍并不仅限于汉文古籍，还

<sup>①</sup> 本文原为2021年10月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全国古籍库房建设与管理研修班”之讲座讲稿，在此略作修改而成。

<sup>②</sup> 特藏，本文所指主要是工作中处理的文献类型。与文献学名词等的定义不全然相等，更接近于张弘扬的说法，“按照一定的主题，遵循一定的收藏原则，经长期积累而形成或者经购买等渠道收集的比较完整的或具有相当数量的藏书，这些藏书并在相关学科领域内造成一定影响”，见氏著：《弘扬文化传统 彰显个性特色——试论近年来高校图书馆特藏的发展》，《大学图书馆学报》，2007年第2期，第83—87页。特藏的概念，如王雨卉所努力尝试廓清的各种特色馆藏与特藏专藏，并非本文重点，范畴也不完全一样。见氏著：《图书馆特藏概念廓清》，《图书论坛》2012年第5期，第105—108、46页。2019年公布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第一版，将特藏定义为“图书馆收藏的珍本、善本、名人手稿、特种文献、地方文献等不同于普通图书期刊的文献集合”。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87页。

包括以满文、蒙古文、藏文、彝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撰写的古籍，这些被称作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当然，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年代下限就更晚，国家图书馆的标准，基本定在1949年前。

国家图书馆的汉文古籍特藏，基本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善本和普通古籍，即善本是1796年以前的典籍，内容覆盖传统经典文献、方志家谱等，从版本上包括刻本、印本，也包括古籍写本、稿本、抄本等。1796年以后至1911年间的典籍，则称作普通古籍。

汉文特藏可以分成舆图、金石文献与近现代文献。此外老照片、传统年画、宣传画、工程图纸等静画资料，以及荣登《世界珍贵档案遗产名录》的“样式雷图档”，虽并非古旧舆图，也都以“静画资料”作为特藏类型，加以收藏。需要注意的是，汉文舆图特藏里宣传画、工程图纸这些特藏的年代也不一定早于1949年，而且还包括1949年以后出版的新图。

金石文献包括各种器物原件及其拓片，法帖、墨迹等不同类型。器物原件里不仅有荣登《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甲骨藏品，还包括各种墓志、印章、瓦当、铜器、扇子等。

近现代文献里最具特色的是名家手稿专藏。目前，国家图书馆已经形成了专门的名家手稿文库，收藏8000多种手稿。此外还有1万多种新善本（即革命文献）。1949年以后的新家谱，也属于一类特藏文献。

其他文种文献，主要有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包括1949年以前的各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以及部分在新疆和中亚（历史上的西域）地区出土的以粟特文、于阗文、据史德文等文字书写的木牍、信件等文献。馆藏此类文献大约涉及19个文种。

相比之下，外文善本特藏的收藏规模是最小的。目前外文善本主要是指1850年以前书写或印刷的文献。这个标准是参照英国国家图书馆的标准而确定。版本方面，可以分为印本、稿本、写本、抄本等。需要说明的是，部分近代中外名家藏书，若规模超过2000册，也会设置名家专藏，如国家图书馆原馆长梁启超（1873—1929）、袁同礼（1895—1965）等先生的旧藏，著名戏剧研究专家宋春舫（1892—1938）的褐木庐藏书、巴金（1904—2005）藏书，以及近代来华的外交官德国人穆麟德（P. G. von Möllendorff, 1847—1901）旧藏，法国工程师普意雅（Georges Bouillard, 1862—1930）藏书，意大利使馆文化专员罗斯（Guiseppe Ros, 1883—1948）藏书等。经过政府调拨、转让、购买等渠道，一些机构、学校等的旧藏，如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汇文学校、天津工商大学等的外文藏书，也先后入藏国家图书馆。

根据这个体系，我们可以在利用文献之前，需要找到对应的负责业务科组，确认不同文献的形制与使用中的特殊要求，以选配不同的加工设备与辅助工具，开启相关的工作流程。

## 二、古籍特藏文献的形制与装具

古籍特藏文献的外观和装帧形制，涉及到保存方式问题，特别是有些古籍特藏在入藏时即带有装具，这些要引起重视。

### （一）古籍特藏的装帧形制

古籍特藏的装帧形制，是经过长期实践而逐步形成的外观样式。在书籍发展的历程里，世界各地的工匠基于书籍制作、保存、阅览的需求，都发展出满足各自需求的具有不同时代、地域和文化特色的装帧样式，并逐渐形成专门的装帧技艺。中国传统书籍的装帧样式，也同

样是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为了满足各种需求而形成的装帧形制,如简册、函牍、卷轴装、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这些装帧形制体现出结构、功能、材料、工艺、美学方面的不断演进。从流传下来的主流装帧形制来看,包括简册装、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这几种。

此外,一些佛经文献和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有使用梵夹装,敦煌遗书中保留了缝绩<sup>①</sup>装。缝绩装是唐代中期以后出现的书籍装帧形式。外观上几乎看不到装订线,翻开后则缝线痕迹明显。缝绩装的书叶排列顺序与传统折书叶不同,与近代印刷技术所应用的折帖排版方式相似。馆藏唐末五代写本《八阳神咒经》和归义军时期写本《观世音经》,都是缝绩装。另一种是粘叶装,随着敦煌遗书的出土而在世人的眼前亮相。这种装帧方式极为简单,就是把书叶按顺序用浆糊粘在一起,应是便于翻阅和携带而产生的样式。敦煌遗书中的《观世音经》便是袖珍版粘叶装。

简册、帛书、函牍,一般来说,各个馆藏单位都不提供原件阅览,此处从略。国家图书馆纸质卷轴装藏品中,有“四大专藏”之一的敦煌遗书和一些金石裱轴、舆图轴图等文献。

还有一些比较晚近的装帧形式,例如毛装、金镶玉装、黄装等,并非传统装帧的自然演进,而是在人为选择书籍修复的方法时的样式,此不赘叙。

因此,在实际利用中,册装文献比较常见,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都是古籍常见的装帧;金石文献中的裱本亦在使用中可以视作册装;此外还有近代名家手稿中使用的简贴册、铁夹装等。

## (二) 古籍特藏的装具<sup>②</sup>

古籍特藏的装具,形式多样、材料各异,以国家图书馆所藏文献使用的装具来看,可以归纳为几种不同的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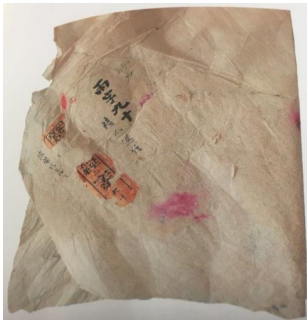


图1 敦煌遗书的纸书帙



图2 金石拓片的丝帙

卷轴装书籍常用书帙来加以包裹保护,如馆藏敦煌遗书很多使用纸书帙(图1)。馆藏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的丝织品书帙,应为收藏者所做。丝织品书帙有可见方平铺的、有做成包状带扣袷的,例如金石拓片文献(图2);也有跟其他护具装在一起的,更常见于少数民族文字的古籍(图3)。一些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还应用了竹书帙(图4)。

<sup>①</sup> 缝绩装,据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修复组老师意见,亦有作“缝缀装”之称。

<sup>②</sup> 此处介绍的几种装具,主要是工作中较为常见的样式。对于历史上产生的各种装具,可参见陈红彦、张平编著:《中国古籍装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此书介绍了历史上古籍装具的记载和遗存、古籍装具图例、古籍装具的选择及工艺流程等内容。



图3 《圣妙吉祥真实名经》的丝帙



图4 傣文贝叶经的竹书帙



图5 四合套、书匣

册叶装书籍所常见的装具有函套和书匣（图5）。函套多适用于气候较干燥的北方，按照结构，可以分为四合套、六合套、月牙套、卍字套、云头套等形制。书匣多为方型，选用红木、楠木、樟木、楸木等具有防霉防蛀功效的木材，一端有可供取书的活动匣门，有的内部还设计了两层或多层的可抽拉隔板，便于分层放置文献。

此外还有书盒与插套。这两种样式出现的都比较晚，在普通古籍的收藏上多见。书盒类似档案馆使用的连盖式档案盒。插套有的带有书夹，可以夹住原件再取出或插入，但不带书夹的插套，因为拔插书籍容易磨损而逐渐弃用。

对于甲骨、敦煌遗书，以及部分特藏文献，若无原始装具，往往会配以量体裁衣的新装具。如盛放甲骨、西域函牍的特藏木盒，带托架的敦煌遗书木盒，以及各种不同图案和材料的锦盒。

还有一类装具比较特别，就是夹板。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许多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便是采用平板式夹板进行保护。也有一些线装古籍使用穿带式夹板。这些装具能牢固地捆绑住文献，使之不容易变形或散乱，但每次拆开及捆绑都需要花费较多时间，特别是四周裸露，容易粘上灰尘。但夹板透气性好，比较适宜潮湿的南方，各有利弊。

### 三、古籍特藏文献常见的利用场景

古籍特藏文献的常见利用场景主要有阅览、展览、数字化等。

#### （一）阅览

就古籍特藏文献的阅览服务的要求而言，从保护原件的角度出发，一般工作人员会推荐读者优先使用数字化资源，包括古籍数字资源库、书影数据库和缩微胶卷。例如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牵头制作与发布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包含24个专题子库，在线发布的古籍影像资源包有国家图书馆藏善本古籍2万余部、《赵城金藏》1281部、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5300号等，总量1000余万叶。目前，该库经过全国收藏单位的协作发布，已拥有书籍影像资料逾2640万页，服务级别的数据总量达1013TB。2023年发布“民族文字古籍特藏”专题库，新发布佉卢字、焉耆-龟兹文、于阗文、粟特文、藏文等16个文种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60部。

截至2023年，国家图书馆缩微中心已完成18万余种珍贵文献资源的缩微异质保护工作，拍摄缩微文献总量8000余万拍。其中，善本古籍、革命历史文献、民国时期图书报刊等总量超过13万种的缩微文献已经完成数字化。这些缩微胶片数字化资源，可以通过中华古籍资源库、民国时期图书、民国时期期刊等多个线上数据库免费查阅<sup>①</sup>。

如果读者申请阅览的文献，暂时没有数字化资源，那么工作人员会继续推荐比较高质量的影印古籍，例如中华再造善本。大部分再造善本能够满足读者阅读内容的需求。但也有一些研究纸张和装帧的读者，或者遇到上述资源都无法满足要求时，那么阅览室的工作人员会为读者办理文献原件出库阅览的相关审批手续。这时候需要读者提供所在单位的介绍信，填写原件阅览的《预约申请单》，由工作人员到部门主管领导处审批，审批通过之后再将书提出书库，为读者提供阅览服务。

读者阅览原件，一般要在工作人员指定的区域内。工作人员需要对读者进行阅览要求说明，指导读者规范操作原件。首先是使用的文具只能是铅笔、橡皮，不可使用圆珠笔、钢笔等容易污染原件的文具。尺子只能使用塑料软尺或塑料直尺，不可以使用钢板尺。其次在接触原件之前，如果手出汗或者涂了护手霜，则会要求戴上手套再翻阅。在阅览过程中，工作人员也会按要求不断地巡视和监护，发现有不规范的动作或行为，会及时指出，并再次示范正确操作的动作，以保证文献在阅览过程中的安全。归结起来，在文献利用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几个动作，可用四个字来概括，即取、放、翻、合。

“取”，是指如何正确地打开装具，把文献妥当地从装具中取出来的动作。

“放”，是指把文献安稳地放置在阅读桌或者是阅览架上。这个动作没有什么难点。但要注意三个字，可归纳为轻、慢、稳。特别是遇到厚重的文献，长卷文献和大幅面、大开本文献，更要加倍小心。

“翻”，是指翻阅文献的动作。如果想避免古籍破损风险，其实翻书的动作也还有些讲究。例如，常见的册装文献，都是需要一叶一叶，轻轻地沿书口往书脑或者说书脊方向翻过。若需细看某一叶内容，往往需要固定文献。这时不可用手按压书脊或压折书页，也不建议把书卷起阅读。如果需要暂时固定，要在阅览架或阅读桌上用阅览室固定配用的镇纸轻压书角，再继续进行阅览。

遇到经折装、卷轴装等形制的文献，翻书就不那么简单了。以经折装为例，除了两手配合，轻翻书页外，我还从前辈同仁那里学到另一种稍微快速的翻叶方法：即把右手食指插到折叶中间，以版心位置为轴，食指托着书页轻轻翻动，从一侧翻至另一侧。

<sup>①</sup> 数字引自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霍瑞娟在2023年全国图书馆缩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王彬：《全国文献缩微业不断壮大》，中工网报道（2024.3.1检索）。

卷轴装文献在打开以前，先要观察卷子是否有绢帙或纸帙，是否带有别子或缥带，是别住还是系带的方式固定。解开别子或系带后，要看卷前是否有包首、天杆，它们是固定好的，还是活动的。在阅览到这些部位的时候，要注意使用镇纸固定再继续阅览。如果是比较长的卷子，那么则需要一部分一部分地展开阅览，阅览过的部分可以轻轻卷起，卷得稍微松一些。两侧使用镇纸，暂时固定卷子。翻至卷尾，还要注意是否有燕尾或者是固定的木轴，它们是否牢固。阅览结束后，再按照原来的卷收方向，以尾部木轴开始，用适当的力度把卷子相对紧实一些卷起来。

卷轴装的传统阅览方式，还可以从正仓院藏品中保存的一件唐五代时期的读经架得以一见<sup>①</sup>。扬之水先生把它跟北齐乾明元年（560）昙始造像碑座浮雕比对过，它的正式名字叫做“紫檀金银绘书几”<sup>②</sup>。小小的方座上有一根立柱，柱上固定一根横木，横木两端各有一个圆托，圆托里侧为短柱，柱上有两个可以开关的小铜环。若展卷读书，便可开启铜环，放入卷轴。展开的部分，左右手可以同时转动，更换内容。比目前我们使用的方法要简便的多（图6）。“挂编则色连翠竹”，当书卷收起，放入竹书帙中，便可妥善保存。在正仓院第六十九回展览中，同时展出了一件竹书帙（原用于收纳经卷），可以让我们复原唐人收起书卷的场景。



图6 紫檀金银绘书几（正仓院第六十四回展览）和使用示意（复制品）

遇到开本比较大的古籍，无论是册叶装、卷轴装，还是精装，都建议两人以上共同打开书籍，并使用合适的支撑工具，避免书页撕裂，书脊受损。

精装书上架和下架都要注意，第一不可摆架太满，书册之间应留有一定空隙，这样取书时，一只手可以握住书脊，另一只手托住书根，轻轻取出书籍。如果特别厚重的精装书，则建议按照善本古籍的习惯，平放在书架上为宜。这样做的考虑是，避免磨损书脊或封面下方的皮质，展阅时最好使用书枕或其他支撑材料，且不可翻开角度过大。

单张的大幅面文献，比如舆图、石刻拓片，需要在大阅览桌上进行阅览。提前准备好固定用的镇纸，且最好有两三个人共同协助展开文献。注意观察文献的展开顺序，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打开，要特别小心已经破损的地方，不能硬力拉扯，无法展平的折痕处，不可放镇纸。

<sup>①</sup> [唐]杨炯：《盈川集》卷一，有《卧读书架赋》，云“一木所为，其用也万卷可披”。

<sup>②</sup> 扬之水：《与正仓院的第七次约会：奈良博物馆观展散记》，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第7页。

这样预先确立大幅面的文献的展收操作规范，包括明确文献的折叠方式、折叠顺序、折叠后的最佳尺寸，以及根据纸张状况判断协同操作人数，乃至装具尺寸与拓片折叠后尺寸差值，便可以顺利完成展收操作。

金石文献组原组长冀亚平老师，根据长期工作积累的经验，设计了一个折叠拓片的方法，利用他所设计的识子，按顺序收起拓片，大大提高了大幅面拓片的展收效率，故按需设计，总结经验，对实践工作非常重要。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合”。前面在不同形制的文献介绍时，也已经说过，展开文献之前，先要仔细观察，遇到特殊情况，要留心记录，阅览完毕再逆序恢复原状，装入装具。有时，即使我们按照规定的操作方法，也可能遇到叠完却无法放回原装具的情况。这时，最好交给有经验的工作人员，由他们检查、整理好，再放回装具。切忌自以为是，避免损坏藏品。

由于国家图书馆关于善本特藏文献的阅览使用指导视频还在策划中，不同类型藏品如何安全的利用，我们可以先观摩英国国家图书馆同行总结的指南和录制的视频（图7），以为参考<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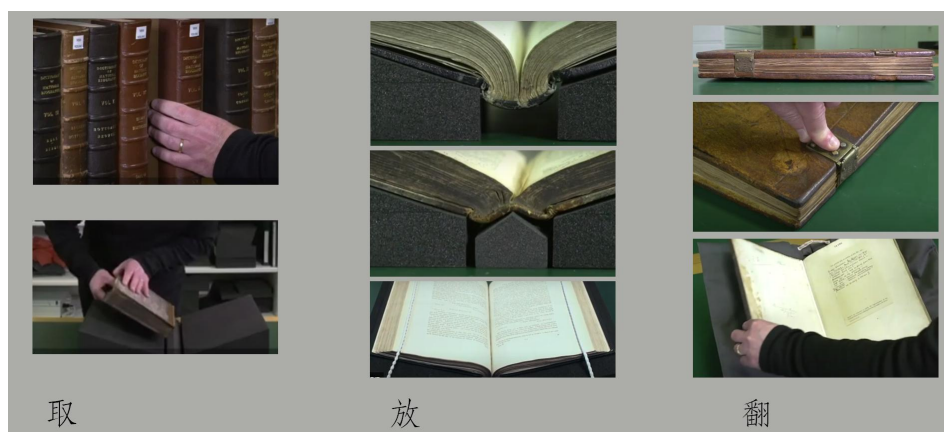


图7 精装书的取用方法



图8 册装和卷轴装文献的操作方法

<sup>①</sup> 可参见英国国家图书馆修复部的博客上公布的简明提醒：

<https://blogs.bl.uk/collectioncare/2014/04/handle-with-care-using-collections.html>（2024.3.1 检索）英国国家图书馆曾发布过视频指南，地址为 <https://www.bl.uk/conservation>（2021.10.7 检索），但该网址目前无法打开浏览视频，相关文字简介，可以参考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图书馆主页的相关总结：

<https://libguides.exeter.ac.uk/archives/handling-materials>（2024.3.1 检索）另可参见英国国家图书馆修复部的博客上公布的简明提醒：<https://blogs.bl.uk/collectioncare/2014/04/handle-with-care-using-collections.html>（2024.3.1 检索）

## （二）展览

古籍特藏文献常见利用形式的第二类是展览。展览一般分为展前、展中、展后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包括出库前展品清单的核对、展品装箱、出库手续办理与清点交接。出库后至布展完成，都需要有藏品管理人员和修复人员在场，与展陈人员一起完成相关工作。

第二个阶段，展览陈列期。其中涉及灯光、温湿度、安防等的检查，以及展品的定期翻叶或临时调换。

第三个阶段，展览结束，藏品管理人员、修复人员，一起到展厅撤展，然后与展陈人员一起清点交接，再运回冷库进行冷冻杀虫。结束冷冻后，再归库上架。

三个阶段当中，对藏品的使用，在动作上仍然是取、放、翻、合，要求同样是轻、慢、稳。这里只说一些展览展品操作有关的细节。

展览展品的出库，首先要根据展览顺序制作展览的展品清单，根据清单逐一核对书目信息，包括展品的品种与册数，在需要展示的叶上加一个宣纸签条，这样便于布展的时候核对展品信息和位置时使用。当所有展品整理妥当之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出库单，报主管领导签字之后，由两名以上藏品管理人员和保安一同运到展厅，再与展陈人员进行展品的清点和交接。

双方签字确认后，藏品管理人员和展陈人员开始根据展览大纲和展线安排布置展品，修复人员在旁边检查藏品摆放与固定的操作是否安全。遇到展品书叶开裂或书脊断线等问题，则需要修复人员现场进行加固。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有时布撤展人员也会在展览清单上用颜色做区分，标示不同类型的藏品和所在的区域，目的是为了更清楚地显示展品的位置信息，便于后期进行调整或者撤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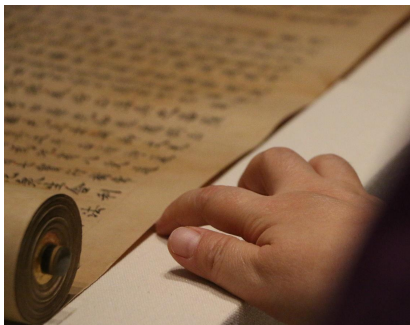


图9 册装和卷轴装文献的操作方法

一般来说展品的支撑展具会在布展前根据展品尺寸和开合角度预先制作好。布展时注意展品直接接触面是否有灰尘颗粒或其他杂质，确认没问题后再放置藏品。翻开展示的书叶后，用专门的镇纸或者带子进行固定。长卷文献操作要点也是一样的。摆放展品还要注意间距问题，不可过密，展签一般放在展品正下方或右下方。摆好展品后，可以将展品的排架

号小条藏在展品左下方（图9），撤展的时候再夹回书中，便于归库。

需要悬挂的展品，应提前根据藏品尺寸确定悬挂高度。悬挂与固定，通常要两三人同时操作。一人在上，两人在下，轻轻展开文献，慢慢提升至悬挂固定点，确认挂牢之后，再慢慢松开（图10）。有些单张的舆图、拓片类藏品，也有使用磁钉固定的情况。这时要注意磁钉的磁力强度，不用放多，做到既不损坏藏品，又整齐美观。遇到特别长的立轴，往往需要在下方放置托架，托住轴头位置，避免过分拉扯原件缥带。





图 10 长立轴的固定

布展结束后，一般会给每件展品和每个区域的展品拍照，作为后期核对展品位置与展示叶信息的参考。这样在调换展品或翻页时就可以提高效率了。最后，检查一遍灯光和安防系统，就可以准备开展了。

当然在展览过程中也可能还会有需要临时调整的地方，那么具体的操作方法跟这些都是一样的。撤展的时候一般会跟布展的时候人数相同，大家按照布展的顺序逐一撤下展品，再按照规范的取、放、翻、合的动作把展品收起来。所有展品收好之后，双方清点交接、签字后，展品由藏品管理人员和修复人员打包运到冷库去冷冻杀虫，在冷冻杀虫期结束之后再归库上架。

以上说的是馆内展览的藏品利用情况。如果是境内其他机构借展，除了考察借展场馆的建设时间、环境与安防条件外，还需要考虑运输安全，一般要选择有文物运输资质的公司进行打包和运送展品。

另一种借展情况是出境展。这样的展览通常要提前至少三年策划、沟通。策展团队反复商讨、挑选，最终确认展品。在此过程中，展览的设计人员要与内容人员密切配合，形式为内容服务。无论是环境搭建、灯光布设、展具制作，甚至如何呈现内容是最恰当的，都要仔细讨论，才能在最大限度地保护藏品的前提下，显示出展品的精彩之处。例如澳大利亚“大清世相展”为展品专门制作的拱形书托，就是适应汉文古籍纸薄书软的特点而设计的<sup>①</sup>。

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藏品载体形态不同，取、放、翻、合的安全动作也不完全一致。所以国家图书馆对外合作的国际展览，通常都是由藏品所属方主要负责布展和撤展，借展方辅助。在观摩对方整理、摆放、收纳各自的藏品的过程中，自己也可以了解这类文献的特点，

<sup>①</sup> 参见李坚：《澳大利亚“大清世相”展布展综述》，《文津流觞》（网络版），2016年第1期，网址：<https://www.nlc.cn/migrated/www.nlc.cn/newhxjy/wjsy/wjls/wjqcsy/wjd53q/adly/201701/P020170110392296429372.pdf>（2024.3.1访问）

加深对不同藏品的认识,形成专门的经验,为将来更好地开展合作服务。出境展在布、撤展过程中,也是要有文献修复和保护的员工在现场,以便在突发情况下,可以对文献做紧急加固或其他方式的保护。

撤展后的文献准备打包环节,修复与保护人员需要检查包装方式是否可行。特藏文献的形制多样,其包装用具往往是特制的,最好是取出后能按原样放回。这就需要用明显标识来表明所有特殊情况。

古籍是文物的一种类型,因此申报出关要按照文物流动的相关流程做好拍照、文字的申报记录等资料,这些已有相关参照资料。值得注意的是展品在出入境的转运过程中的衔接问题。为避免飞机延误造成的展品丢失风险,最好在一个批次的展品外包装上做外观一致、特征明显的标志。这样才能在衔接转运物品时,提高工作效率,降低丢失或延误风险<sup>①</sup>。

在全流程的工作中,最好有照相机或摄像机拍摄过程资料,既可以保存资料档案,也有互相监督的作用。

### (三) 数字化

古籍数字化是古籍的再生性保护的重要途径之一。古籍数字化及其实施过程中的藏品安全利用问题,需要我们时刻关注。自2011年,古籍馆经典文化推广组成立,古籍数字化项目的加工和管理日渐增加,在全生命周期的古籍数字化过程中,我们逐渐对工作流程、规章制度进行总结、细化和改进,目前已经有了相对完整的管理制度,包括项目管理、项目评价、古籍保护和安全管理等方面内容。

古籍数字化的主要流程,包括检索古籍信息、从库房提取古籍,出库交接后运送藏品至数字化工作间,开始图像采集、登记、数据存储系列工作,成品数据在完成制作后,可以根据协议办理流出手续后交付;古籍原件每日在规定时间内归库上架。

库房管理有专门的典藏阅览组负责。而古籍在数字化采集流程中的安全管理,则由经典文化推广组的正式员工来分别负责。

首先是数字化工作室的布局要求分成原件流动区和后期加工区,理想状态是分两个工作室。

原件流动区,主要包括原件前整理区(衬撤纸、拆订线等)、扫描区、质检区、图像处理区和数据存储区。三册以上古籍从一个加工区转移至另一加工区,需要使用书箱或书车,不能直接用手执书,避免掉落。为了原件安全,在文献加工区的工作室内,是不能放置饮水机和食物的,工作人员的长款外套和包也要收入更衣柜。故而建议喝水与更换外衣在另一个工作室进行,这个工作室可以用于后期加工数据。

在提归藏品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古籍特藏原件在完成书目信息核对、保存状况检查后,按照每日加工效率,从库房提取一定数量文献,利用书车运至数字化工作室。清点、出库与运送环节,都需要有两名以上正式员工同时负责。

藏品抵达工作室后,也并不意味着可以直接进入加工流程,而是需要项目管理员再次检查书况。此时主要判断书籍订线位置是否合适,版框和文字是否被订线夹住,导致遮挡文

<sup>①</sup> 参见刘家平《〈大清世相〉展撤展随笔》,《天津流觞》(网络版),2016年第1期,网址:  
<https://www.nlc.cn/migrated/www.nlc.cn/newhxjy/wjsy/wjls/wjqcsy/wjd53q/adly/201701/P020170110409593501761.pdf> (2024.3.1 访问)

字或书页无法展平而变形。如果有这些问题，需要请修复专家和文献专家查看后，若为新修整的书，可以拆线后扫描，扫描后再次订线。但若原件带有包角，则不可以拆线。如果书页过薄，扫描时会发生透字现象，图像颜色也会受到托稿台上的深色背景干扰，那么就需要修复人员进行衬纸，之后再行扫描。没有这些情况的书籍，才可以直接开始扫描。

扫描原件时，需要记录外观信息，包括书籍的开本与版框的尺寸。测量时需使用塑料尺或软尺，用铅笔记录。

前面概述了古籍特藏的常见形制，此时便需要管理员认真观察不同藏品的形制特点，为之选配合适的加工设备。

当然，数字化的设备不只有扫描仪，也包括拍照系统等。此处主要以扫描为例。数字化工作室的人员，在着装要求方面要求较细，例如必须穿着舒适、行动方便的衣物，避免紧身衣物，不可穿高跟鞋，以防踩踏到落地文献。除短发外，不可披发，以防止头发掉落到文献上。不可留长指甲、佩戴镶嵌类戒指、手镯等，不可扫描工作开始前的15分钟内涂抹护手霜或使用任何浓香水。

为保证藏品和数字化数据的绝对安全，加工环境与设备的安全也要落实到每个人。在数字化工作室工作人员，需要通过《安全管理与违约处罚规定/保密协议》加以约束管理。包括要求规范取放藏品，定期的设备清洁、开机前的灰尘去除、开机后提前预热、备好色标。色标摆放位置最好是距离原件1厘米左右。扫描员要听从管理员的安排与指导，妥善固定好加工对象。

为了操作方便，数字化过程中，还会使用一些小工具。它们的使用更是要小心谨慎。例如书籍要平整摆放，书页起伏不平，会导致扫描出来的图像变形，这时可以用竹起子等平滑的工具提前平整好书叶，切勿卷折书叶。

在文献加工过程中，依然需要实时记录文献状况，这样可以对后续文献加固和保存提供依据。如扫描中遇到缺叶、缺卷、虫蛀、破损严重的情况，都应及时记录下来。

有些特殊文献，比如甲骨、函牍，不适合扫描，一般会采用拍照方式。拍照系统，我在波兰国家图书馆见到的都会使用V型托稿台，适合不能展平的西文古籍。总体而言，拍照对摄影师的技术要求比较高，因此古籍馆只是对甲骨、敦煌文献和函牍文献进行专门拍照。

总之，从办理藏品出库手续，到完成藏品扫描后归库，项目管理员都要负责整个工作区和藏品的安全。

#### 四、特型文献的利用

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藏品中，还有一类特型文献。这个词还不是标准术语，主要是在文献收藏保管、展陈、数字化、修复等使用环节中，根据载体形态判定的特殊形态，包括较书籍更大的开本尺寸，特殊的装帧形式等而形成的习惯用法。

对于特型文献的数字化，如果文献之前有过修整，建议向修复专家咨询，如何可以避免操作风险。比如我们在做《永乐大典》的数字化之前，就专门请修复组的三位老师，介绍当年修复的一些情况，修复材料的使用与牢固程度，如何操作可以避免损伤原件。

从开本尺寸来说，金石拓片、法帖类文献，如果幅面小于 A2，则对于设备无特殊要求。如果是超大幅面，要在加工前对原件进行平整褶皱处理，若遇到破损情况，要及时登记。在幅面大于 2 米的大型拓片加工时，通常需要四至五人一起将拓片悬挂，再使用长轨道扫描设备进行图像采集（图 11）。如果没有悬挂式加工设备，那么就需要扫描时多人协作，分区域扫描。这个过程中要注意配合，以及设备压力、速度，是否有突出边缘，避免损伤原件。



图 11 大幅面金石文献的悬挂和数字化采集



图 13 磁钉的使用

有一些幅面在 1.2 米以内的单张藏品，如样式雷图档、金石全形拓等藏品，可以使用有一定吸附功能的扫描设备。配合磁钉，固定好原件。注意在放置磁钉时，并非多多益善，够用即可，一般 10—20 厘米放一枚磁钉，如果有褶皱严重地方，也可以放一枚（图 13）。后期图像处理后再去除。磁钉也要轻拿轻放，避免损坏原件。

从收纳方式上值得注意的是，单张的大幅、超大幅拓片、舆图文献，日常以卷收或折叠形式收藏，数字化加工时需要展开，最好平铺，以便于一次性采集。其次可以悬挂方式采集图像，操作时需极为小心，避免撕裂。卷收存放的藏品，一般无折痕，纸张平滑，展开时要观察是否有做托裱，由于裱纸与原件纸张强度不同，展平时要小心纵向撕裂的问题；有些带有木轴，要注意两端轻重不一，手上动作要轻而慢。折叠收纳的藏品，往往折痕众多，特别是有多处细小褶皱。扫描前最好请修复员提前喷水压平，再进行扫描。否则折叠处纸张脆弱，容易损坏。

一些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带有特殊装帧方式，在文献的展开过程中要根据复杂程度谨慎处理。例如梵夹装的傣文贝叶经，以成捆的方式保存。数字化加工之前，必须慢慢地解开（图 14），上面一捆，下面一捆。遇到最难解的死结，有时候需要个把小时方能解开。不同册的捆绳颜色也需要记录，扫描之后需要原样穿绳捆好，只是不再打死结，而是改作活结。还有的贝叶经侧面带有烫金、刷红、刷蓝等防尘方式，对于外观的样式，也往往需要加以记录。



图 14 解开贝叶经的捆绳

其他不适合扫描的藏品，一般建议拍照方式采集数据。如《论语》夹带衣、扇子、袖珍本或超大开本和特别厚重的西文古籍等。

古籍特藏的装具，一直有学者因研究藏书或文献保护而关注。近年来，随着文物普查工作的开展，古籍装具数据采集的需求也日益凸显。为了规范采集装具信息，我们参考了陈红彦、张平两位老师编著的《中国古籍装具》，将装具的分类进行了总结，根据物理外观信息，登记包括装具类型、尺寸、材质、破损和附件信息等在内的元数据信息，以为文物普查登记和未来研究做一定积累。

在实际工作中，当有一些装具以组合形式出现时，元数据优先登记直接接触原件的装具，然后将次一级装具放入备注栏。采集装具信息，也要注意安全问题。装具也要轻拿轻放，摆放平稳，放好色卡后，分别采集正、侧、立三个面的图像，包括装具展开与闭合状态，一共4至6拍即可。若是函盒，则可以采集内部榫卯或反映结构特点的部位。其他可展平的装具，就正、背各采集1拍图像即可。



图 15 四合套的数字化采集方法

以上就古籍特藏文献原件的常见利用场景进行了简要分析，包括阅览、展览、数字化扫描等，在实际工作中，要结合不同场景的使用目的、时间、环境、使用人群等不同，以及相应需求和目的来调整使用方式，以获得文献保护与利用相协调的操作方案。